

文学有什么用?不是我问,是有人这么问我。几年前的事了,位于青岛的中国石油大学找我去演讲,讲和石油无关的文学。想必学生尤其女生老听石油把耳朵都听出油来了,所以提出要听听文学。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容易开采、更容易讲的了,实际上我也似乎讲得气呵成,简直就像刚加满油的最新款红旗小轿车,险些一踩油门跑去月球背面。讲罢进入“互动”环节的时候,一个男生忽一下子站起来提问,问我文学到底有什么用。石油用处大了,可文学呢?

文学有什么用

林少华

也巧,从会场可以望见窗外有两株梧桐,套用鲁迅的修辞,一株是梧桐,还有一株也是梧桐,正值深秋,硕大的叶片正从树上翩然飘落。于是我急中生智,指着窗外回答说:“瞧,看见了吧?同样看见梧桐叶飘落,懂文学的人看了,可能感觉飘落的是首诗,一支歌,一缕秋思;而不懂文学的人看了,或熟视无睹,或觉得仅仅是一片落叶。这就是文学的用处,文学的作用。因此,懂文学的人相比于不懂文学的人,心灵生活要丰富好多倍,精神纹理要细腻好多倍。因此幸福和快乐好多倍。再以梧桐落叶为例,如果叶落时细雨霏霏,你想起的可能是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平添缱绻的情



书画家龚晓馨能画花鸟,也擅山水。有人说:他的花鸟画笔墨传情,表达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而他的山水画有丘壑之美,体现了一个现代都市人的诗与远方。也有行家评论说:龚晓馨的画有笔墨,看得出有深厚的书法功底。的确,龚晓馨自年少时就喜好书法,他的姨父王个簃乃书画篆刻大家,从王个老身边学艺,他心摹手追,深思力学。数十年如一日地朝夕用功,临池不懈,为日后创作上的提升及书风上的引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铺垫。书法线条的表现,是一个书家艺术审美的认知和笔墨践行的佐证。中国书法的源头是篆隶,龚晓馨从小以此作为自己的主攻,正是他对书法观澜索源间的追踪与振叶寻根中的探索。龚晓馨熔篆书石鼓、琅琊台石刻等为一炉,多元吸纳而精汇变通,立意高古,字势雄健。他的姨父王个簃是缶翁的嫡传弟子,王个老对他的篆书多有指教,从而使其深得古篆三昧,凸显出独特的金石气。运笔生拙并重、洒脱恣肆,结构疏密有致、跌宕多变。貌逸姿奇,枯古韵新,深得个簃师的好评。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成,龚晓馨的隶书以典雅秀逸、立汉隶之风范的《礼器碑》为基,临习后又取朴茂灵动、古拙



么,聪明人就是不花钱即能获得快乐的人,例如刚才所说的看一枚梧桐落叶就能产生审美愉悦的人;而不怎么聪明的人呢,大约就是花钱换取快乐的人,比如花很多钱打高尔夫、泡夜总会、开“玛莎拉蒂”等等——这类人士的例子就不举了,得罪人不是我的目的。关于聪明人的例子,至少一千多年前的苏东坡是一位,简直聪明绝顶。喏,你听他是怎么说的:“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还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还有一句说得甚是直截了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说得真好啊!无论什么东西都有可观可乐的一面。比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比如月亮和竹柏,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而且一分钱也不用花即可让自己乐在其中,即可“共适”,说白了,快乐不劳而获。而不少人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宁可花大把钱去另寻欢乐。为什么呢?无他,“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就是懂文学的人,就是聪明人。是的,真正的内心快乐,深切的内在激情,都不是花钱能买来的。反过来说,快乐和钱财无关,而和文学有关、和文学审美有关。什么是文学的用处?这就是文学的用处。

我还有个念头,一个与此相关的念头已经冒出很久了,一般情况下我不敢说,担心有人说我矫情或者说我有所谓“差别意识”,但今天我想冒点儿风险一吐为快。那个念头是:如果让我把世人大体分成聪明的和不怎么聪明的两大类,那

翰墨传馨

丹墨

龚晓馨的楷书胎息魏晋唐,对魏碑用功精勤,尤对《始平公造像记》情有独钟。他正面取势,中锋逆入,用笔强健丰茂、道劲质朴,线条流畅、雍容静穆,结构疏密有致、严谨端庄。其草书则取用于张旭的恣肆豪放、旷达不羁,感悟于怀素的飘然奇谲、潇洒风流。有道是:书画同源。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的造型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龚晓馨中国画本身带上了强烈的书法趣味,处处都透露着书法之美。同样,他的书法中也带画意,这种味道也是单单练字所不能表现的。

秋日的天还是有点热的,正午日头下,脚一着地,依然有烫的感觉,唯独河边不一样,河水与路面齐平,脚一伸到水里,秋意就铺满身体。河边有许多芦苇,芦苇一半长在水里,一半长在岸边。拨开芦苇,就能看到河面,河面有鱼儿,都是小个头的,鱼小胆子大,它们发出了各种声响。

有一堆鱼的声音不一样,它们发出的是“唧唧啁啁”的声音,比较轻盈,相对细腻。有时因为鱼儿挤对,鱼嘴吐纳,鱼尾甩水,你可能听到几次噗嗤的声响,短促有力,但仍要竖着耳朵,屏住呼吸听的。

这是只有这个时节才能看到的鱼。鱼寸把长,游丝般细,像小蝌蚪的颜色。说一堆,其实是一个由几百条小鱼游在一块后形成的圆盘,直径在一尺左右,像一只黑壳的向日葵。圆盘是移动的,因为移动,圆盘就不断地变形,有时呈椭圆形,有时变扁圆形,就像

今年三月里,底楼的宋阿婆收养了一只流浪猫。那时我们小区已封闭管理,周围非常安静,往日小区绿地里窜来窜去的几只流浪猫狗也都不见了踪影。这天傍晚阿婆正要弄晚饭吃,忽听天井外传来一阵喵喵喵喵的叫声,阿婆走到天井里,铁栏杆围墙外见一只小黄猫,正试图把头伸进栏杆空当处。那猫又瘦又小,似乎断奶不久,看见阿婆朝它望,它又喵喵喵喵地叫起来,声音弱弱的。唉,一定是饿坏了!阿婆想着就转身回屋里,找出两块饼干,塞到小猫嘴边。

见小猫吃了饼干还没有走的意思,老太太就对它说,饼干只有这两块,今天饭也只是一点点,明天我多烧一口你再来吧。小黄猫像是听懂了老人的话,喵喵几声后就走了。第二天傍晚,小黄猫如期而至,阿婆拿出一只搪瓷碗,盛了半碗饭,拌了一点菜汤,轻手轻脚端着饭碗,走出楼门,绕到天井外。不一会儿小黄猫就把这半碗饭舔得个精光。阿婆朝它挥挥手,走吧。谁知小黄猫竟咬着阿婆的裤管,一路跟着老太太。老太太心一软收留了它。从此这一老一小,就过起了一个屋檐下相伴的日子。

今年9月28日,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五年了。这一天,也是他103岁冥诞日。并且,万世师表孔老夫子的诞辰,也是这一天。作为他的学生,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想起他。

五年前的这一天,钱谷融先生在华山医院的病房里,在开心地度过了99岁寿辰后,钱先生在睡梦中驾鹤西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让他欢喜让他忧愁的世界。其实半年前,钱先生已在百余位钱氏宗亲的祝福中,提前过了他的百年寿辰。按照中国人“做九不做十”的习俗,99岁就是百年。2017年2月,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会,这次新春团拜会上,一个重要节目就是为钱谷融先生这位“百岁寿星”举行贺寿仪式。钱先生站起身拿着话筒发表感言,他说:“我的孩子都在国外,有这么多钱家人给我过生日,我不孤单,谢谢你们。”记得他曾感叹说过:“我们钱

音越来越响。突然,父亲扔下木榔头,狠命将网拉上了河岸。网里有一条七八斤重量的黑鱼,黑鱼咕咕地叫嚷着,不断跳跃着,它想撕开一条口子,回到河里去,但这已经不可能。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河边,想听一听黑鱼群的声音,想找一找黑鱼群的身影。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我看到的小黑鱼,要么只有一条,孤零零地漂荡着;要么只有几条,像无头的苍蝇,死气沉沉地悬在水上。我再也听不到那种富有生命气息的声音了,寂静的河面充斥着死亡的恐怖。我想不通,一阵水底的敲打,这支庞大的队伍就此而七零八落。但我希望几天后,河里的某一处再有鱼群集结。你看不到了。父亲说,你知道黑鱼群的下面是什么?是两条保护黑鱼群的大黑鱼,体型小的

忆百岁钱谷融先生祭祖

钱虹

氏家族,真是人才济济。”他还记得小时候,武进老家的门上总是贴着“钱塘望族铁券名家”的条幅。“钱塘望族”,说的是钱氏祖先武肃王钱镠及其子孙,文武双全,创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富庶之城,钱氏成为江南名门望族;“铁券名家”,则指唐昭宗皇帝派中使焦楚鲤向钱镠颁发金书铁券,以表彰武肃王护国忠君的丰功伟绩。所以钱先生晚年跟我讲过:他一直想去临安钱王故里祭拜祖宗。在新春团拜会现场,我向浙江临安钱镠研究会钱富鑫会长转达了钱先生的心愿。他表示回去后请临安市人民政协出面,邀请钱先生出席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祭祖活动。2017年恰逢钱镠晋封吴越王1110周年,由临安市政协主办,临安市钱镠研究会等承办的临安清明公祭钱王活动将隆重举行。清明日之前,我去华东师大二村钱先生家接上他,并陪同一起乘车前往临安。抵达临安,入住酒

是妈妈,大的是爸爸。黑鱼群移到哪儿,爸妈就跟到哪儿,谁欺负黑鱼群,黑鱼爸妈就会发出厉害的叫声,做出愤怒的动作,出来保护它们。有时爸爸会离开黑鱼群去观察河面……父亲告诉我:昨天捉到的那条大黑鱼是雌性的,是黑鱼群的妈妈,妈妈被捉到岸上了,黑鱼群就没有了妈妈的庇护和叮咛,这鱼群肯定散伙,而且一夜之间会死去许多小黑鱼。

父亲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我认为父亲不该捉大黑鱼的。几天后,我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大黑鱼的爱子之情,坚决、神圣,应该得到鼓励和保障。我劝父亲别网秋日里的大黑鱼,父亲表示同意,而我原先打算秋日里从父亲手里捉黑鱼的念想,从此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婆的猫

徐慧芬

偶尔出去走走,小黄猫就待在家里自己玩。七月某天的早晨,阿婆买菜带了一点小鱼回来,一到家就兴奋地呼喊:阿咪阿咪,依看我买点啥回来啦?可是呼了好几声也不见阿咪,老太太大概阿咪又自说自话溜出去玩了。天井的围栏不高,长壮实的小黄猫已经能翻墙了。可是等到天晚,也没见小黄猫回来。阿婆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就外出开始寻找,一连找了几天都无踪影,这让老人家心绪不宁。过了几天有邻居告诉阿婆,在小区靠西大门的一棵最大的老柳树下,看见小黄猫和几只野猫混在一起,那儿经常有人给它们投喂食物。听到消息的宋阿婆,中午时分顶着毒日头急不可耐立刻找到那儿

去。果然她的小黄猫和几只大大小小的野猫悠闲地躺在树荫下。阿咪!阿咪!小冤家,清清爽爽好地方不蹲,要跑到此地来……听到老太太的声音,小黄猫跑上来,跑到一半又停住了,因为身后它的同伴们在呜呜啊啊呼唤它。阿婆和小冤家对视着。阿咪,快跟我回去!阿婆发出命令。小黄猫看着阿婆,回头又望了望它的同伴,停顿了片刻,对着阿婆发出了喵喵几声,突然转身,跟着它的猫友们一溜烟跑了。

真正气煞人!没良心的东西!阿婆向邻居抱怨。邻居们劝说,白脚猫四处跑,你就当没养过它吧,这样心里会好过一点。唉,我平常孤孤单单一个人多少少年也过下来了,自从有了阿咪在身边,冷冷清清的日脚变得闹猛了。随便什么东西啊,有过了再失去它,和从来没有过,感觉是两样的!这段话是阿婆对我说的,我深以为然。我劝阿婆:“有人有道,猫有猫道,也许你的阿咪感觉野在外面更自在些吧,你欢喜阿咪,那就成全它,只好随它高兴了。”阿婆轻轻叹了口气,神情似乎有所释然。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结束后,他在钱王祠内,面对钱武肃王塑像,净手上香,要行跪拜大礼。我见他身上吊着导尿管,劝他站着行礼即可,他说:“见了祖宗岂有不拜之理?”坚持三叩九拜,行了大礼。从临安返回上海的途中,年近百岁的钱先生依然精神抖擞。他对我说:“你陪我到临安祭祖,终于完成了我给祖宗磕头跪拜的一桩夙愿。”那天返程因杭州绕城高速堵车,归程长达6个多小时。抵达华师大二村已近傍晚7点,钱谷融先生竟执意要做东,邀请一起护送他回家的钱成锡会长和我小酌。我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婉言谢绝,答应日后一定与他再聚。四个月后8月6日,我奉艺术家钱大统先生之命,将他专门从景德镇为钱先生烧制的大幅先生头像瓷版画送至钱老府上,钱先生高兴地开怀大笑。因受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钱成锡会长之托,请他老人家为温州钱氏祠堂题写匾额。我展开曹友泉宣纸,为钱先生研墨,他提笔饱蘸浓墨,挥毫写下“钱氏宗祠”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一口气写了三个字,一边照例摇头说:“我的字不上台面的,你们挑一下,看哪张可派用场。”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谁知一个多月后他竟在其生辰日这天乘鹤西去,每念及此,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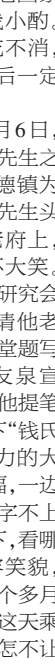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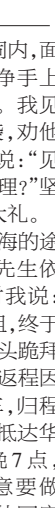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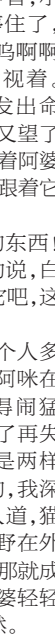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断章·夜曲 (油画) 马俊杰



十日谈 新“秋声赋” 责编:王瑜明

铃铛声,请看明日日本栏。